

北醫十五年

陳志賢 / 胡俊哲 • 策劃
陳志賢 / 陳銘仁 / 廖健發 / 連吉時 • 採訪
胡俊哲 / 陳志賢 / 陳銘仁 • 整理

前言

滴水匯成大海，要確立一所學校的精神永垂不朽，究竟不是一蹴可幾的。十五年，對於「百年樹人」的教育大計而言，也許是太短暫了，短得祇能算是一個小小的開端，然而藉著這個開端，我們有信心，北醫必能拓展出更璀璨的遠景。

在這個專欄裡，我們不打算做任何過激的批評或辯解，過分主觀武斷的評論，常常是孤陋與封閉的根源。我們祇是以平實的筆調，敘述北醫自創建以來所發生過的一些大小事情，希望經由這些前人奮鬥的事跡，能使大家對這個飽受憂患的學校有更深刻的認識，若進而能激發起大家愛校的情操，共同戮力學校建設，更是我們衷心企盼的！

一、生於憂患

從十五年前一片荒僻的水田和幾間點綴式的平房到如今一個美麗的校園，一棟棟巍峨的校舍，就好像一粒種子開花結果時耕耘者內心的喜悅一般，著實令人有無限的感觸和追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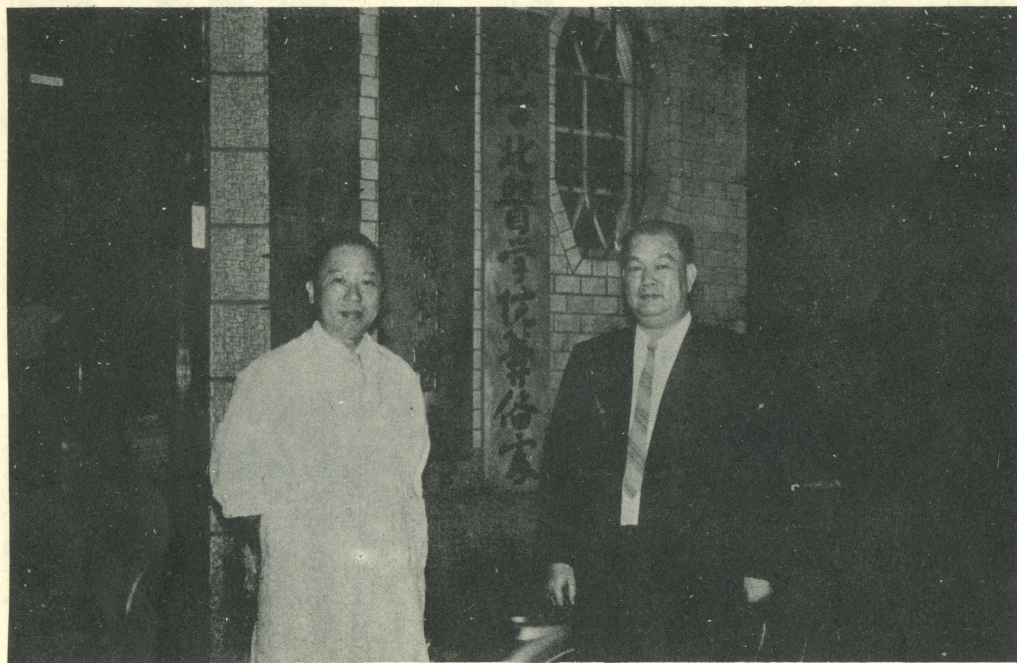
我們不想細說這十五年來在大家心靈上所造成的創傷，很多的時候，解釋太多反而更招致誤會；然而撫摸著案頭堆積的史料，一幕幕創業者的筚路藍縷的影像頓時浮躍眼前，一股強烈的責任感激勵著我們，使我們深覺有義務把北醫多年來奮鬥、發展的歷程向大家陳述。且讓我們從頭細數，我想就從民國四十七年談起吧！那曾是一個開創新紀元的年代，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北醫創校的構想開始付諸實際的行動，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展開工作。經創辦人胡水旺先生及徐千田先生辛勤的往返奔走，終於在次年八月二十四日由行政院轉省教育廳通知核准建校，九月董事會成立，推胡水旺任董事長，又推徐千田、胡水旺、郭宗煥、章榮熙、徐銀格五人組織常務董事會，並推徐千田兼任院長，四十九年六月一日正式奉教育部核准立案，隨即參加該年度的大專院校聯合招生，從此，吳興街兩萬三千餘坪的土地上終於開始了一連串忙碌的季節，而「私立台北醫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展開了它坎坷多歧的前程！

每件事的開頭，許多的地方總教人遺憾，要在這原本荒蕪的水田上建構一所學校，是何等艱難之事。儘管填土的工作不斷地進行，儘管校園內一段段的道路逐漸鋪設完成。可是，當許許多多滿懷著希望，經過多年苦讀擠過聯考窄門的青年學生們，看到這所謂的學校竟只不過是四棟鋁皮房舍時，內心的失望與悵然又何只是局外人所能了解體會的呢？然而在全校師生及董事會本著風雨同舟、合衷共濟的精神之下，各項建設蓬勃的展開了，於短短三年之內先後完成了化學實驗室，共同科的兩棟三層大樓（後改為藥學系及牙醫學系大樓）、形態學大樓，並且也擁有一間小小圖書室。同時，學術討論風氣也在拇指山下逐漸的興盛，許多著名大學諸如：美國霍布金斯大學、日本慈惠醫科大學等均曾有教授蒞校講演，而在校內更經常舉辦各種討論會，教授陣容也在校方的積極聘請之下年年加強，此外，校內各社團亦陸續成立，綠杏、北青就是在此時期先後出刊的，在這朝氣煥發充滿著活力的校園裡，校務就其強力的、有目的、有層次的發展下去。

記得許多社團剛成立時，什麼東西都缺乏，沒有活動場所，沒有經費。雖然如此，在同學們愛心與熱情的灌溉之下，仍然一天天地壯大起來。有誰知道，幾年之後，它們都有了豐碩的收穫，綠杏已蟬聯了好幾次大專刊物競賽的第一名；而針灸社更是遐邇聞名，其規模之龐大沒有其他學校能望其項背的，更值得自豪的是，由於我們的拋磚引玉，才造成其他學校的相率設立；喜歡攝影的朋友，都知道北醫有個攝影社，至於它的情況究竟如何，我想只要看過他們歷屆比賽所得的獎牌便不難了解了，事實是勝於一切雄辯的；曾有一陣子，人稱北醫為「沒有體育系的體育學校」。的確，我們的網球出過國手，我們的橄欖球得過n次冠軍。更有意思的是，曾有幾位杏畫社的學長們，由於他們在美術上的造詣，竟被妙喻為「選錯了系」……唉！太多太多了。我們並不想誇耀什麼，只是，我們一直深信著，拇指山麓這一片瑰麗的學園裏，生長著一群才氣橫溢的兒女，我們有信心，更有能力突破任何困難，創造我們的前途。

五十二年九月，夜間部藥學系與五年制護理專修科也

TMC



在鳳凰花開的季節裏，臨別依依的離愁首次籠罩著整

加入了我們原有醫、牙、藥的行列中，成為北醫的一員，五年制的醫事技術專修科則遲至五十四學年度才正式在本校設立。然而，曾幾何時，隨著時序的輾轉，人事的變遷，護專及醫技從此將成為歷史陳跡了。今年本校已停止五年制專修科的招生，不過，在大學部却來了個新伙伴——醫事技術學系。歡迎這支生力軍，也盼望北醫能帶給你們歡愉。



個拇指山麓，五十三年六月，在一片祝福聲中，七十二位第一屆藥學系同學離開了學校，這第一次的豐收，給所有的播種者帶來了無比的歡欣與鼓舞，由師長們逐開的笑臉中，許多記憶中的景物紛紛湧入眼簾，彷彿又看到了昔日在烈日下熱烘烘的鋁皮教室內揮汗授課的情形，那會是一段多麼令人懷念的時光！同年，全國首創全部階梯式教學大樓落成啟用，北醫的教學從此又步入另一個新的紀元。十一月十二日，台灣省醫學會年會假北醫舉行，在兩千多位

TMC

中外來賓的關注下，我們圓滿地做了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使外界對北醫又多一分了解。兩年後，醫學系及牙醫學系的畢業生也開始在社會上貢獻所學，時至今日，我們的校友已近四千人。往後，將有更多的北醫人繼續前人的志業，將北醫的火炬更發揚光大。

不靠政府的補助，也沒有財團的支持，惟憑藉著全校師生熱愛學校的至誠，胼手胝足，慘澹經營，漸漸的，北醫開始在台灣醫學界佔了小小一席之地。然而，就在全校師生以無比欣慰愉悅的心情慶祝它九週歲的生日過後不久，陰霾的氣候開始掩蓋住整個拇指山麓，也在每一個北醫人的心靈上烙下一塊永難磨滅的創痕！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底台北某大報社在不容辯駁的情況下，宣判了北醫的死刑，爆發了所謂「黑牌學生」的學籍案，在傳播機構竭力的渲染攻擊之下，外界所投給我們的充滿者懷疑、誤解、輕視、侮蔑的眼光，曾令無數的北醫人潸然淚下，痛心疾首。的確，在那一段風風雨雨、雨雨風風的日子裏，學校內人事的變動，校務的停頓，大家內心的不安與惶恐，在在都給予這個剛剛欲展露生機的學校以無比深重的打擊！然而儘管譴責之聲四起，北醫却未嘗因此而倒地不起，反而更堅強的屹立著，終於風靜了，雨也停了，徐院長在六十年三月復職視事，平息了一年來令人遺憾的事件，北醫又從另一個艱險困苦的環境中，開創更新的契機。

顧自創校以來，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開曠野、闢草萊，將原本荒蕪不毛之地建設成一座略具規模的學府校園，這些功勞，董事會是當之無愧的。然而，不容否認的，由於組織的未臻健全，經費來源的缺乏，校內多項建設均因陋就簡，且尚有許多建設未依原計畫完成，尤其是大家所最關心的教學醫院未能如期完工，更給北醫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礙與困擾。提起醫院的建設，可溯至民國五十年便已開始籌辦，可是對於院址的選擇一度曾舉棋不定，一直到五十七年才擇定在校內建設，正式舉行破土典禮。是時，由於學籍案發，建設受阻，一拖四年，未見動片瓦寸土。民國六十年第三次破土開工，其後屢屢停工復工以至於今。這期間誠如某位學長所言『多少人爲此思過，爲此想過，爲此哭過；多少豪揚的聲音變沙啞而嘲諷而至於』

憤怒；多少顆壯勁十足的心，由欣然期望、關懷而淡然觀望而至於漠然」這種由失望而造成的冷漠、隔閡、疏離感，其對學校所造成的損失，又何止是教學醫院之於學校所堪比擬的！

六十二年八月一日，黃金江先生由前任徐院長手中接掌北醫院院長之職，就任以來，無時無刻不以兢兢業業的精神致力於校務的推展。深信，憑著黃院長豐富的行政經驗與熱忱，北醫必能有更長足的發展！

今天北醫邁入了她第十六年的生涯，消逝的生命釀鑄成濃烈的記憶，逝去的日子蘊造了創發的勇氣。緬懷過去，瞻望前程，有許許多多的事尚待所有北醫人去攜手共創，我們始終深信著拇指山麓蒼翠的學園是一塊不容污辱的土地，這塊土地上生長著一群不可輕視的兒女。我們亦深信，每一位北醫人必能以無畏浪漫的精神，淋漓奔放的豪氣勇敢地肩付起時代所賦與我們的神聖使命！

如果說：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不是在過去，而是在未來。那麼，但願北醫未來的校史是一片更燦爛輝煌的遠景。也期望在幾年之後，我們都能很自豪的，以無比驕傲與欣慰的心情高聲訴說：我來自北醫！那曾經是我歡樂過、苦痛過，也年輕過的學校！

二、往事・往事

十五年來，北醫有進步的事實呈現在大家眼前，但是當我們站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去發掘時，卻又發現她也存在著若干爲人所詬病的弊端。就此，我們走訪了幾位自本校開創以來便一直默默地在北醫耕耘的教授，希望由他們的談話中能使大家對北醫十五年來各項轉變有更深刻的印象。

一片低窪的田地，經過移山填海式的填土，把北醫的面貌造就出來了，這在教授們的腦海中始終是一幕令人難忘的戲劇性變化。但是：

「北醫的建設在近七年來可說是存在一個真空階段。却是教授們一致的看法，徐型堅教授說：「建校之初，一切進步很快。不過，八、九年來，除今年剛完工的新教



學大樓之外，幾乎毫無進展，這和創校時所擬定的藍圖大相逕庭！」

今日，校園內的各種建築中除了第二教學大樓和尚未完成的附屬醫院是近年來興建的以外，其餘都是在創校開始的前七、八年內建築的。

在憶及創建之初艱辛奮鬥的情景時，邱思敏主任慨然道：

「剛開辦這個學校時，一切都非常辛苦。校園的出入只靠田埂小徑，並且一路都是爛泥，偶爾還有蛇的出沒呢！直到第二年，經過一再交涉的結果才有公車三十七路駛來，不過班次很少。」

「當時附近根本沒有治安單位，學校的鋼筋被偷了四公噸！電話還是託一位住在吳興街國代的福才有的。」

剛來本校時，每逢兩天，校門口一帶真是寸步難行，總是惹得滿腳黃泥。幾棟鋁皮房子是教室也是辦公室兼：「嗯！如今就是附屬醫院也總算『千呼萬喚始出來了』。」

那琦教授接著說：「我那實驗室剛開始只有個木櫃和兩樣標本，現在已經有三十三個櫃子以及大堆的標本，都快擠不下了呢！」說著，那教授仰首緩緩吐了口煙，十五年就好像由他口中噴出的煙霧！一會兒就消散了。

雖然我們正以美麗的校園大道自比為北醫之光，教授們仍忘不了當年雨天上課，涉水而過的狼狽相；只是，今日的百米道上竟也「怕水」，一陣傾盆大雨就可使之氾濫成災，與當年的情形倒真有相互輝映之妙呢！

SSS

SSS

S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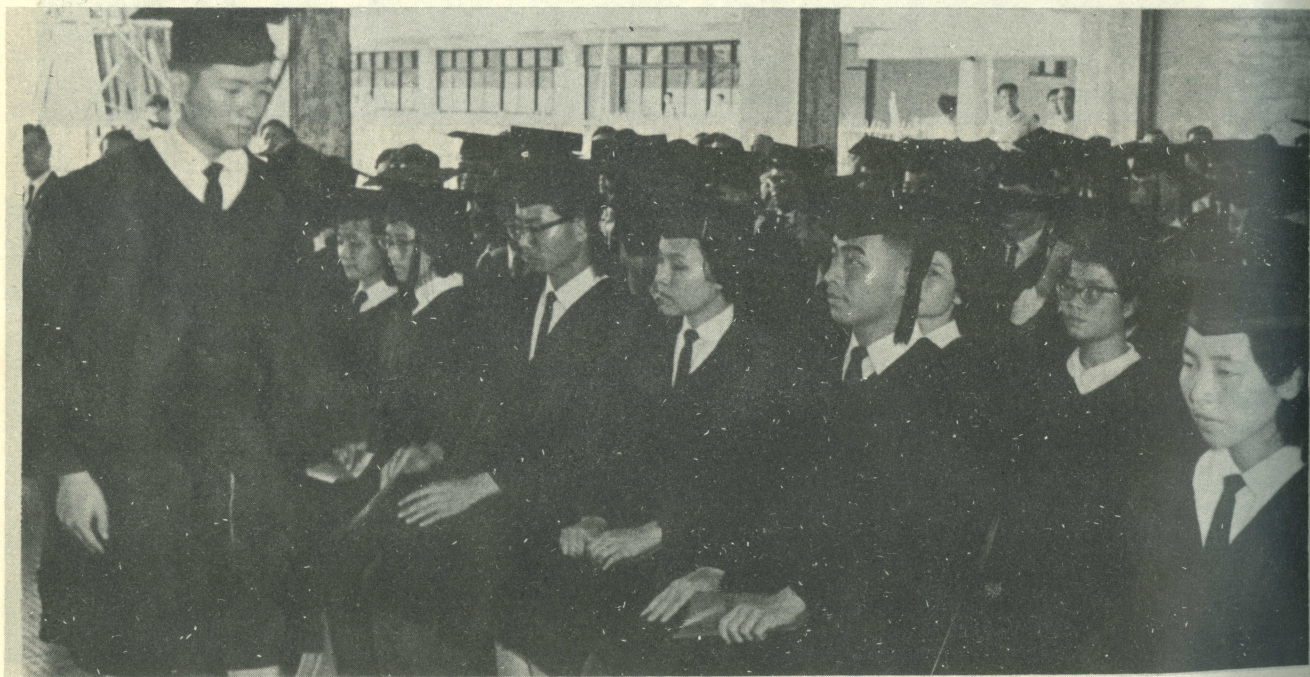
SSS

早期的北醫學生均可分為三種，一是大專聯招錄取的高中應屆畢業生，一是其他大學畢業或在學時再投考醫科的，再者是他校或同校的轉學轉系生。一般而言，他們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似乎比現在的學生好多了；如今，同學們的素質提高了，却漸漸失去了讀書風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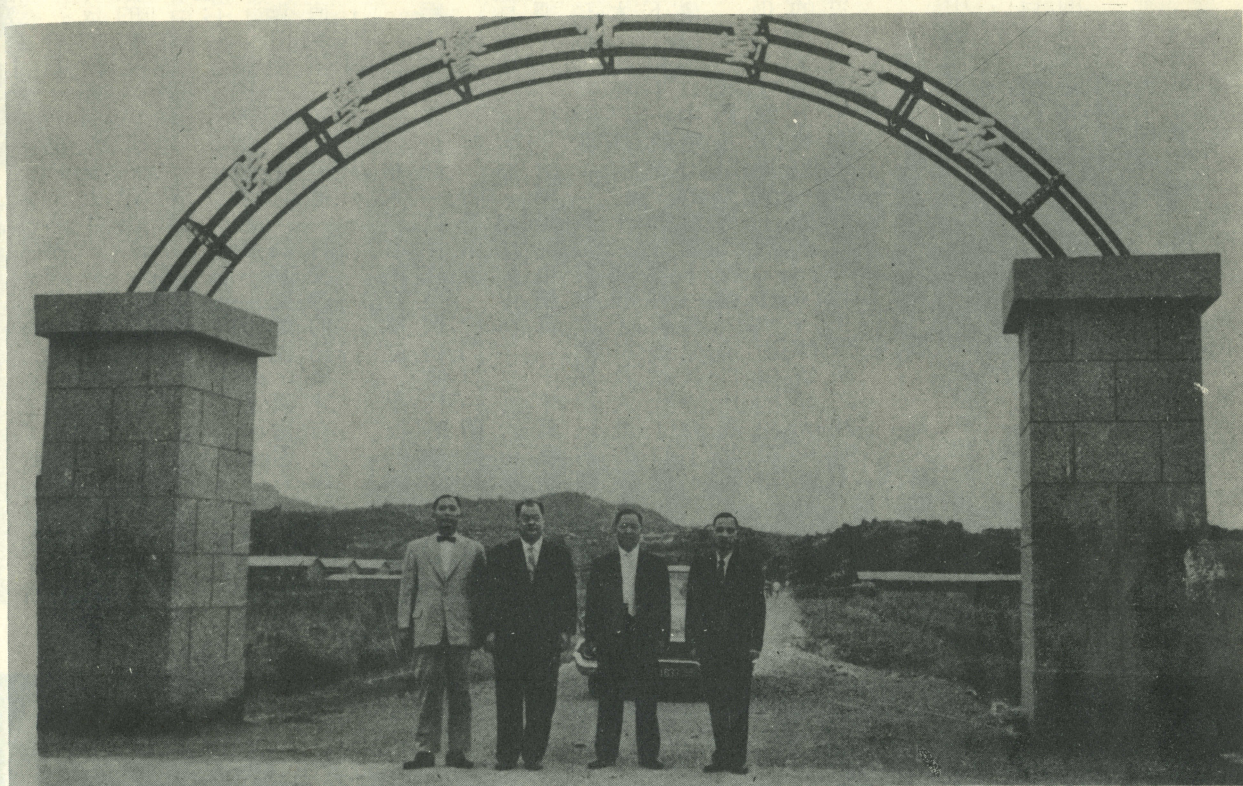
當我們詢及現在的學生和以前的學生在學習或其他方面究竟有何不同時。

「現在的學生啊，我看了每況愈下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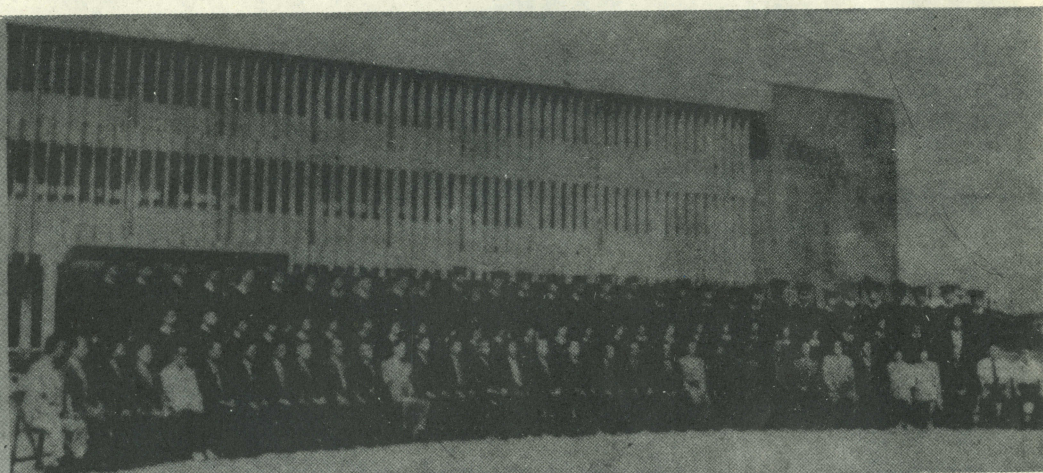
劈面就被澆了一盆冷水，實在不是滋味。可是「前幾屆的學生頗知用功，師生感情也好，而愈到後來的學生却



TMC



第一屆畢業
生畢業典禮
Graduation



TMC

愈「油」了！和師長的關係也淡薄多了。」這些話却又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

「以前的同學經常利用下課休息時間向老師發問，而目前的學生似乎都沒有問題，一到下課便吵吵鬧鬧的，上課秩序也大不如前。」徐教授不勝唏噓地嘆了口氣。

教日文的邱老師亦抱怨地說著：「我上課又不點名，爲什麼他們有話不到外面去講呢？真是莫名其妙。」

最看不慣的是上課秩序了，尤以醫科爲甚，藥學系的情形好些。」

在聽完了這些批評之後，我們是否仍能繼續無動於衷，我行我素呢？當然希望這僅僅是由於教授們對學生期望的提高，而在愛深責切的心情下所做的評語。

※

※

※

※

名利雙收是多數人的願望，出路問題也是相當令人費心的，這固然是現代社會的生存競爭所使然，可是以前的學生却也沒那麼現實。

「近幾屆來，學生們還沒有踏入社會便已現實得可怕了；一天到晚討論身價漲跌，不亞於股票市場之波動哩！」

「我呀！在讀書時期就是買書唸書，唸書買書，管他有錢沒錢，反正這是家裏的事。當年的我只懂得求知，其他一概不曉得。」這種瀟灑飄逸的豪氣似乎已離我們好遠好遠了！

至於同學們的出路問題，那琦教授認爲，當今的學生想同一、二十年前一般，一畢業不到數年就能財源滾滾而來，蓋大樓、買新房，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現在的學生出校門後起碼得奮鬥個十年八載的才能稍有成就，而且同學們「不能只圖知識的吸收和金錢的獲取，基本的品德修養最是要下功夫的！」

※

※

※

重考風氣散佈在低年級，大大影響了學習情緒，也使同學對學校缺乏信心和愛心；甚至於有些同學以「北醫過客」自居，認爲數年之後拍拍屁股便一走了之，其心既不屬於北醫，北醫亦不會屬於他們，彼此的結合純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命運。基於這種心理，於是不是對學校盡其惡意

的攻訐便是消極的冷漠、旁觀、自私。

似乎許多教授都有同感：北醫目前就以藥學系最好了，醫科學生優越感太強，却又時常自暴自棄，好像到了北醫來是百般委屈，掉落深淵似的！

「要有『建設性』的建議，學校需要大家共同以愛心來培育它，而不是只憑一時感情作用在刊物上謾罵一陣便偃旗息鼓。」

「在北醫便要做北醫的學生，如果學校實在不適於你就讀，早日想辦法轉讀他校吧！」翁國榮教授希望同學們加強對學校的向心力，塑造出北醫人的 Pride，這種自尊心正是目前北醫人所缺乏的。須知，信心可使弱者變強，失去信心，即使有強者的潛力仍只能達到弱者的領域，「一旦成爲北醫人，則必須有『學校不比人差，學生也是第一流』的自信！」

※

※

※

一般而言，在私立學校教書是比較辛苦些，設備不足，薪資又不高（尤其北醫又沒有什麼財團或教會的支持，經費來源更是欠缺），雖然如此，

「……我們沒有的儀器只好向外借，沒有藥品，自己來配，幾年來倒也完成了好些個能夠在國外雜誌上發表的研究報告……」許東榮教授頗爲欣慰地說著，在愉悅的笑容中流露出幾許的自豪，畢竟事在人爲，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本校老早就該設立藥學研究所了！」那琦教授認爲，我們已具備了成立研究所的各項條件，而且最重要的，研究所的設立最易造成一個學校的學術研究氣息。

「……由於私立學校其經費的運用較公立學校靈活，因此若將來經費充裕，則不難達成像歐美許多私立學校成就反大於公立學校的情形。」相信，只要大家正視自己的環境，加倍努力，這一切的一切，均是指日可待的！

S

S

S

對於一所醫院而言，圖書館的重要性應該是和教學醫院相當的，經過歷任館主任的慘澹經營，目前學校的圖書館藏書已達四萬冊，在各醫學院中僅次於台大。並且擁有期刊雜誌一百餘種，並有複印機以供師生不時之需。

TMC

回想起圖書館創始時的困難，圖書館邱主任說：「當時創辦圖書館，幾乎是『無中生有』的做法，由於草創時期經費有限，為充實藏書計，曾於民國五十年，由董事長、院長偕同各主任南下，在新竹、台中、台南各地區向家長發動圖書捐款，頗為家長熱烈支持，一時蔚為風氣，為學校添加了不少的藏書。」

至於同學們在飯後茶餘的閒談中，對圖書館藏書的不足偶有怨言，對此，邱主任頗不以為然。

「館內現有藏書多係西文醫學書籍、一般中日文書籍、醫學雜誌、普通雜誌，舉凡基礎醫學所需科學期刊大致網羅，以質而言，可說是琳瑯富美，已漸達到具有『核心藏書』的目標，將來擬逐年增多經費，以便在量方面達到十萬冊的目標。」

至此，邱主任語重心長地說：「圖書館的功用即是要供同學借書找資料，希望大家多加利用，若同學們希望看那一類書亦可告訴我，以做為圖書館購書的參考。」

最後邱主任並一再交待，希望同學們「不要在借出的書本上做批語、劃線，更不要撕下插圖！」

以上是幾位教授們的談話，接著讓我們再聽聽校友們的意見。

三、老兵的話

·賴鵬學·

只有三箇時機，令我們認真思考大學生活的意義：一箇是剛踏入的一刻，另一箇是臨將要畢業時。大學七年像一箇放大器，將每人生命軌跡的差距加以放大。

決定此差距的第一箇因素在主觀，那即是箇人對努力目標體認的程度。若此力量不明顯，則次一客觀的因素即發揮作用，即箇人受環境的影響來塑造自己。

回望生活了七年的校園，有着濃厚的眷戀和期望，期望北醫趕快成長。成長的焦點不在醫院，不在大樓，而在長出屬於自己的特點及傳統。不要懷有屈居人下的感覺，沒有一箇人能在任何方面皆勝過別人，也沒有一箇人會在任何方面皆輸給別人。最重要的是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德

一貫的研究和發展。主事者認為一旦落入模仿即是拋棄了競爭最具決定的主力——不斷構思前進的企圖心。

久來，即有願望想要了解周圍世界的真貌。我們正站在一個很有利的地位，這個時代匯聚了前人所不敢想像的知識與技術，好像給宇宙下結論的時機到了。然而我們也站在史無前例的交叉點上顫動，為現在及未來的每一件事感到迷惘。時局的變動很大，在波濤洶湧中要找出一個平衡點，恐怕不是專科的學問所可達到。

·賴文福·

離校之後，常會思念母校的種種。在校時常抱怨學校不好，教授不好，到醫院時方恨在學時不夠用功。

朱熹曾說「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這句話深刻地描寫出「教」與「學」的微妙關係，也可見為人師表之不易。平心而論，母校的教授多半教學認真，但不可否認的，仍有少數教授教材陳舊，更有些身兼數科，委實無法滿足學生的求知慾。

學校並非不愛護學生，但有些措施却讓人感到極端失望，就以去年七月學校牙科門診部關門一事來說，竟然在學生分發實習三週之後才宣布關門，幾使得同學不知所措，後來雖勉強分發至其他市立醫院實習，但已浪費了不少時間，而且影響到市立醫院其他同學的實習課程，這件事嚴重地影響了學校的聲譽，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即使停止也須在分發之前決定，不知學校為何如此罔顧學生利益？

校慶時見到新教學大樓落成，又「附屬醫院」似是指日可待，頗有一番新氣象，希望除了外殼，裡面的設備能更充實。並且盼望母校除了蓋「大樓」之外，更能為學生請「大師」，因設備是死的，但教學是活的！

於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中，學校財政之困難是眾所週知的，學校祇有固定的財力，有限的人力，如果不分輕重的千綱並舉則將一無所成。於今借箸代籌：如果討論「如何全面加强教學工作」問題，倒不如縮小範圍「以牙科師資不足，系主任懸缺」為重點，先行解決牙科的教學問題，然後逐漸推廣至其他科系之教學。

TMC

十五年來，北醫不斷地在痛苦中成長，「十五而學」希望北醫從此邁向成熟的年代！

·蔡昌孝·

畢業後，數年來隻身在外闖蕩，心中頗有些感觸，覺得目前校友們在國內醫界及各醫院實力尚不堅強，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畢業後同學們多失去聯絡，缺乏互相照應，因此，加強校友的聯繫實為校友會當務之急，而校內亦應由校方或學生社團來推動，加強同學間的聯絡，消除年級科系間的隔閡。又，對於母校圖書館之充實，個人有些建議：不妨發動校友或在校生捐款籌資購買藏書，使大家皆得利用完備之參考書籍，幫助學業之進修或做研究報告。做學問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如何查書找資料。對於一個醫生而言，不進修即是落伍，當一個垂危的病人，睜著眼，癡癡地望著你時，常教人懊悔，為何所知是如此有限。

根據以往實習時被電的經驗，深覺母校似乎缺乏一貫的教學系統來配合同學到醫院後之實地經驗，還有，除了一般教學外，學校更須發展某些個特殊學門使成為本校特色。本校病理學科一向很好，若能再努力發展，相信能成為本校之光。

記得在學期間，屢屢對董事會感到不滿，而今同學們對於董事會似乎也是誤解，攻擊多於體諒、鼓勵。但是，畢了業之後却覺得董事會要克服經費、請教授等各方面所遭遇的困難，而維持學校聲譽不墜，倒也付出過極大苦心的。相信多數校友們都會有這一個共同的感覺的——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而自己的學校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來愛護栽培，指望別人的幫助是不可能的！

大學生涯是一生中的黃金時光，好好把握這一段時間充實自己，認定自己所從事學問的領域和追求的目標，寬大自己的胸襟，不要忘本而茫茫地讓它消逝過去！

四、遙遠的路

正如一個十五歲青少年要走向成功的歷程，我們也正朝著「建設北醫成為第一流的醫學院」的目標不斷地邁進

、成長！或許這將會是一條遙遙無期的道路；或許這將會是一個滿佈荆棘的路面，雖然如此，我們仍毅然朝著既定的目標前進。「路遙不須愁日暮」，走遠路不怕晚，今天黑了，明天起早行，這一代老了、去了，新生的一代將更加潮地湧上，海島的氣候是不會使我們胸襟狹礙的！

今年陽明醫學院終於參加大學聯招了，我們與其說多了一個競爭的對手，不如說是多了一個刺激進步的動力。也許就因為這個刺激，而促使我們上下一心，建立起我們的自尊與自信，健全我們的教學環境，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特點及傳統，走出一條真正能代表北醫人的路來！

在未來漫長的路程中，種種的困難橫梗在我們跟前，我們不但需要克服妨礙學校建設的阻力，更需要突破國內複雜的醫療環境所造成的壓力。經過冷靜的檢討與分析之後，我們認為過去這些年來阻礙北醫建設的最大癥結即在於人事的不夠健全，由於未能充分地人盡其才，結果造成了人力的過分浪費，而未能因才適用，徒致許多有抱負有能力者却只有慨歎遭時不遇了。因此只要北醫能打開這個人事上的死結，相信一切的問題都將迎刃而解了！今年學校在人事上又有些變動了，盼望這些新人能破除各方面的困擾，為學校帶來一個新氣象。

或許是因為太年輕的緣故，成長所加之於我們的苦痛太短暫了，因此我們不似其他學校，能享受著傳統餘蔭下所獲得的榮譽與關懷。然而，就是因為我們還年輕，我們充滿著奮鬥的勇氣，仰望前程，有若林外星光，閃耀著希望，深信，只要大家能以北醫的榮耀為自己的榮耀，以北醫的前途為自己的前途，屏除一切成見，則使北醫成為名實相符的第一流醫學院，這條路並不遙遠！

後記

這個專欄做如此的結束，並非我們所期望的，很多事情實非這支拙筆所能描繪的，為此，我們一直引以為憾。成長的過程原本就是一連串的苦痛與歡樂交織而成的，我們心中始終充滿著感激，為那曾經幫助我們成長的種種歷練；更滿懷著敬意，為所有默默付出獻身學校的人士。

TMC